

# 看，這個把青蛙叫做老闆的地方！

兼談桃米社區的環境美學

文／顏新珠 圖／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提供

藝術與公眾生活的綿密連結，創發了社區的新美學觀，也拓展我們對藝術的狹窄認知。



如果將桃米的轉化視為一件公共藝術的創作歷程，那麼地震六年多來，一個以公眾為主體的社群藝術計畫，正在這十八平方公里的作品上恣意揮灑，創造新的可能……

桃米社區位於埔里鎮，人口約一千兩百多人，原是一處人口結構老化、產業經濟衰退，缺乏生機的老舊社區。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地震，桃米里三百六十九戶住家，有一百六十八戶全倒、六十戶半倒，居民的生命、生活及自然生態遭受嚴重創傷。

這場地震是危機，但也為桃米帶來新的轉機。

六年多來我們在政府、學界、社會與社區居民的合作下，見證這個立足於社區特色，原本極度缺乏自信的社區，展現在地的光華。

震前桃米一向賴以維生的麻竹筍產業，早已呈現一片低迷，二、三十年來一公斤的價格始終維持在三塊半左右，艱辛的挖筍、挑筍工作，早已嚇跑不少年輕子弟。然而因為經濟衰退而低度開發，加上複雜而多樣性的森林、河川、溼地及農業生態系，桃米區內蘊藏著豐富的生態資源，根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調查，台灣二十九種蛙類，桃米就擁有二十三種；台灣一百四十三種蜻蛉類，在桃米就發現四十九種。豐碩的生態資源，如蒙塵的珍珠，如何拂去塵埃讓居民見識她的灼灼光華？



●竹製大青蛙突顯生態村意象，亦為社區公共藝術的試探。

震後在不斷溝通、凝聚共識的過程中，「桃米生態村」的重建願景日漸型塑，但居民如果不了解自己的生態資產，又如何談到生態保育或朝生態村邁進？桃米擁有如此豐碩的資源，能不能經由教育的介面轉化活用？引領居民認識生態的奧妙，改寫對家鄉的認知？

震後我們循著教育學習·觀念改變·行動實踐的原則，與居民一起圓夢，但早期綿密的教育學習課程，常遭「整天看青蛙就有飯吃？」的譏諷，「窮鄉僻壤的桃米，真的會有人來住民宿？從事生態旅遊嗎？」是共同的疑問。

歷經近年的生態教育，原本擔任水電工的邱富添通過第一期青蛙解說員的認證，「我是有證書沒錯，但是你叫我帶誰？帶鬼嘛！」

在「新故鄉」和特生中心的規劃下，桃米社區以「桃米生態村」的新樣貌，開啓了試營運階段。

「當我收到第一筆解說費時，我才意會到原來老師在講的知識經濟是真的！」地震後投入社區工作，已削瘦八公斤的邱富添敘述。

一手構思、集結村人共同打造的民宿，宛如邱富添築夢策展的「集體創作」。村內的雕刻家親手雕琢的青蛙作品，駐足庭園；泥水匠以破碎陶甕鑲嵌的「澎風青蛙」屹立牆面；畫家彩筆下的「青蛙挑米」詮釋挑米坑老地名的典故；工班成員以漂流木搭建的涼亭，是沐浴自然沉浸山風的舞台；櫥窗內展示著從不懂什麼是文化產品的媽媽們，一針一線精心縫製的青蛙、蜻蜓拼布……這處瀰漫生態印象的民宿，是私有財也是公共空間，是社區聊天、學習、培養感情的所在，更是主人築夢生活與人邂逅分享的場域。

結合在地特色的環境美學，正親切、自然地接近群眾，在生活中，在角落裡發酵……



●桃米社區媽媽的手工創作



●桃米社區媽媽的手工創作



●桃米里居民研議如何將一個震災後沒落的農村轉型成「桃米生態村」

在桃米褪變之路，「桃米生態工法營造小組」在空間的營造，扮演舉足輕重的腳色，這個小組是地震後集結村中建築、板模、園藝人才所組成的，在公部門經費支持下，以雇工購料的方式，進行社區內一系列環境保育、空間改造的工作。

一反過去村人對工程建設的期待，這群人不是去蓋房子、鋪柏油路，而是在做生態池、開步道。剛開始社區的老一輩認為，這些工程是小孩子的把戲，成不了氣候，在他們的觀念是最好用水泥、用塑膠跟不銹鋼，才不容易壞。

二〇〇一年桃芝颱風過境，沖毀了茅埔坑溪部分河段，但也造就了桃米第一條生態河道。施作前，成員們跑到深山去找野溪，汲取靈感，從中獲得的領悟；闖別課堂三、四十年的他們，重拾書本端坐在簡陋的組合屋教室，生硬地唸著什麼是生態工法、原生植物的功能、溼地的重要性……

白天，張著彩翼的蜻蛉在空中翩翩飛舞，收工時，群蛙此起彼落鳴唱，在地的特性與感應，激發小組成員在溪畔兩側溼地做點什麼的構想。幾根麻竹構成的巨大的骨架，吸引村人的眼光與品頭論足，「發哥，你又在變什麼花樣？」「過兩天你就看得出來囉！」

從期待到驚訝——「哇塞！好大的竹青蛙！」「發哥，你頭上是有生珠哇！」這件竹編貢德氏赤蛙出自這些莊稼漢的手裡，帶著好玩的心情與探索，從社區的特色去取材，從生命的互動去汲取養分，粗曠中帶著野趣，在心中的也無須擔著「算不算是一件藝術」的負擔？

配合空間的營造，小組成員們也陸續創發竹蜻蜓、蜻蜓流籠、青蛙轎、嚇一跳橋、同心橋……每每成了大家注目的焦點，這一群作伙打拼的在地弟兄，以熱情跟創意貼近土地，嘗試著為家鄉營造一個生態夢，在眾人的質疑與觀望當中，他們不斷摸索前進，從而走出了自己不一樣的路來。

五年多來，在居民以行動參與下，他們種樹、植草、築亭，原本及腰的小樹苗，爾今已成蔭成林，白天，輕盈的蜻蛉翩然起舞；夜晚，愛熱鬧的蛙類聲聲唱和，物種多樣性的水塘，日夜交錯著絕美的視聽饗宴，也讓社區民衆看到自己家鄉最迷人的一面。

一個個生態水池，是一處處的寶藏，吸引的不只是翱翔的蜻蛉、鳴唱的青蛙，更凝聚許許多多社區人的辨證、反省與思考，在與物種共生共榮中，找到產業轉型的方向，並豐富生活的本質。

公共空間的變貌，也攪動家戶環境的改造。透過個人的自發或發揮社區的互助，彼此激盪，逐步增添桃米的魅力。

坐落在桃米草湳尾山間的紅瓦厝民宿，一年四季均可傾聽群蛙鳴唱。而主人「官爸」——官家德從參與「桃米生態工法營造小組」的過程，受到新的洗禮，從質疑到投入雙手打造自家充滿鄉野特色的景觀，在生澀中慢慢長出自我的風格。

野狼125機車的燈罩，在官爸的巧思下成了莫氏樹蛙的雙眼，漂流木則成了蜻蜓的胸腹，放荒好幾年原本打算養金魚的小水池，改造成了生機盎然的生態池；坐在涼亭裡接待訪客、聊天泡茶、聽蛙鳴，成了官爸的生活重心。

「噢！是青蛙博士呢！」造訪紅瓦厝的客人，往往被入口處的一幅看板所吸引。

為了感謝彭國棟副主任對桃米生態教育的啓迪，官爸把他的感激透過桃米藝術家王石的筆，創發了青蛙博



●透過「小小兒童家園探索隊」活動，讓桃米的學童更瞭解自己家鄉豐碩的自然生態。



●桃米的長輩走進公共參與，用彩筆畫出自己的生命。

士在教三隻小青蛙的意境畫，官爸指著畫面上說，「青蛙，現此時是阮的頭家！」

為了激發桃米里長輩在藝術創作上的興趣與才能，我們開辦了「桃米長青繪畫班」，繪畫班原本邀請阿公阿嬤一起參加，但鄉下地方的阿公們，總覺得拿筆畫畫是女人家做的事，怕人見笑，後來全跑光光，最後由幾位固定的阿嬤自成一箇小天地，徜徉在創作世界裡。

她們的年紀幾乎都超過七、八十歲，有些人拿了一輩子鋤頭從沒碰過畫筆，要跨出第一步著實不容易。

「阮沒讀冊，未曉畫啦！」「畫的太醜，見笑啦！」

「免驚啦，大膽撇落去就好！」阿嬤猶豫再三，最後是老師拉著她的手劃下第一筆，開始生平第一張創作。

在持續幾個月的大膽塗鴉後，阿嬤們一改膽怯，慢慢走出自我的風格與自信，並透過畫筆交換彼此的故事。

養女出身的鐘錦英阿嬤說話嗓門很大，還帶點剝悍氣息，七十九歲的她因為腳不方便，每次都是阿公接送。阿公難以理解她對畫圖的喜愛，有次忍不住唸著：「畫那個又沒路用，你那麼愛去幹什麼！」。阿嬤聽了回他：「那你們查甫人喝酒有什麼路用？你們還那麼愛喝！」說得阿公啞口無言，從此不敢批評。

其實阿公唸歸唸，看到阿嬤學得那麼歡喜，每次還是乖乖地接送，「伊畫什麼我也看不懂，不過我不會約束她啦，活到這麼老，她高興就好！」

錦英阿嬤的畫作相當具有個人風格。一生生苦奮鬥的她透過彩筆，讓人生中最好的時光，最重要的人物重現：自小疼她卻去世多年的姊姊，他們在地震中毀去的屋子……一點一滴，透過畫筆，錦英阿嬤試著在繪畫的世界裡，找回人生中有過的美好。

今年八十六歲的選格阿嬤，從簡單的花朵、過去生活史、農村經驗為題材；從鉛筆，蠟筆，彩筆到拼貼，阿嬤每一階段都認真學習，慢慢補綴童稚及年少時的缺憾；生性開朗幽默的巫桂鶯阿嬤，用色俐落大方；作品充滿童趣自稱青眼牛的黃邀阿嬤，以慣拿鋤頭的手危顫顫地寫下了「黃腰」二字在畫作時，她的臉綻放著光芒……

走過五味雜陳一生的阿嬤們，畫作彰顯生命的刻度，從畏懼到自在，也讓我看到只要給予機會、只要予以鼓勵，任何人都能激發內在的能量，而激發的過程，就是種美的體驗。「每個人都可以是藝術家」的文化自信也就油然而生，文化厚度也會日益積疊。

藝術與公眾生活的綿密連結，創發了社區的新美學觀，也拓展我們對藝術的狹窄認知。從鄙棄到自豪，桃米社區近年來的轉化，透過居民的自主與實踐，一股異於專業藝術工作者的在地美學，正在醞釀滋長……



●「桃米自主營造團隊」努力打造屬於自己的生態池教育園區



●透過生態藝術創作，改造家園空間。